

烈火小千金

VS 孤僻学霸

人气作家春风榴火全新力作

断绝退路的
上瘾之恋

你是 如此的 难以忘记

春风榴火
—— 著

Chun Feng Liu Huo

一年前，
他是倔强的疯子，
要钱不要命。

再见面，
他变成了彬彬有礼的“野生哥哥”。

“妹妹，我是许刃，请多指教。”
她红了眼眶：“不管你怎么推开我，我都该死死抱住你。”

“这一次，我让你赢，我忘不了也绝忘不了你。”

你是
如此的
难以忘记

春风榴火 / 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/ 春风榴火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594-1820-3

I. ①你… II. ①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64402 号

书 名	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
作 者	春风榴火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龚 亮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艾璐璐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mm×1000 mm 1/32
字 数	343 千字
印 张	10.5
版 次	2018 年 4 月第 1 版,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820-3
定 价	3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目 录

第一章

001/ 年少轻狂，口无遮拦 •

第二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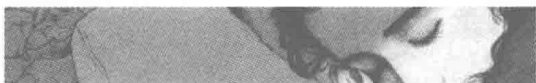
033/ 初见的初见，惊心动魄 •

第三章

066/ 吻我或者推开我 •

第四章

086/ 你是插在我心头的一把刀 •



目 录

第五章

125/ 许刃，我没原谅你 •

第六章

177/ 这个世界，本就是修罗场 •

第七章

224/ 拔出了心头的刀子 •

第八章

250/ 纵然未来，刀山火海，我牵你的手 •

别把我留在没有你的地狱。

——《呼啸山庄》

正午之后，太阳偏西。

峨眉山公路边。

一男二女。

这不上不下的半山腰，大风发出一阵阵呼啸，程池将深红色夹克衣领拉到了脖颈处，依旧冷得直打哆嗦。

她回头，看到好友白悠百无聊赖地坐在一棵树下面，“啪啪”地吹着口香糖。联系的导游迟到了，他们便在这山腰吹了半个小时的冷风。谁说旅游就是花钱买罪受，绝对不是，是花钱磨炼你的耐心、气度，然后在两者都耗尽以后，姿势更优雅地爆粗。

“下山！”

程池一转身，另外两人也连忙跟上她，走向路边的黑色桑塔纳。

当地司机老秦从车窗里探出他的小方脸，露出狡黠的目光打量了三人一眼，当即判断出中间那个女孩别看个子矮、模样娇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“我就是大爷”的味道。他连连冲她赔笑：“抱歉，导游就在路上，马上就到！”

到了我叫他请各位喝茶赔罪。”

程池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喝茶？这荒山野岭的，请我们喝菊花茶啊？还是乌龙茶啊？”

“喝我们峨眉山的特产，竹叶青！”

“下山！”

见他们去意已决，老秦转了转眼珠子，二话没说关了车窗，启动了桑塔纳的引擎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车开了出去。

杨靖隔了好几种才反应过来，捡起地上的砖头就要砸过去，结果手滑没拿稳，砸了自己的脚。程池被刺鼻的尾气熏得脑仁疼，捂住了口鼻，对“猪队友”翻了个白眼。

他们被无良司机扔在了不上不下的半山腰，除了等，没别的法子。

人心那个坏啊！

白悠锲而不舍，对着桑塔纳远去的方向比了十分钟的中指，沿途过往的汽车的里，时不时也有摇下车窗伸出手回敬她的。

程池神情淡淡地站着，红艳艳的钱江摩托呼啸着从公路的转角飞驰而来，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，蓦地停在了程池面前。

那摩托车停下时，还带起了一阵劲风。飞车党啊！

她下意识往后退了退，捂紧了自己的包，以防备的姿态打量着来人。摩托上那男人摘下头盔，露出一头短寸，微微扬起下颌，下颌还有并不明显的青头胡茬。

他穿的是一身洗得发白的牛仔衣，里面是一件灰色背心，体格结实，但完全不鲁莽，个子很高，显得矜持含蓄。阳光为他的皮肤镀上了一层健康的小麦蜜色，他嘴唇很薄，紧紧抿住，鼻梁高耸，侧面轮廓很锋锐。他的一双眼睛尤其好看，内双，目光极深，极沉，一眼望不到底。

他看起来年纪与他们差不多大，还是个少年人模样，但是身上有一股子奇怪的味道说不上来，反正够劲儿。

程池情不自禁地眯了眯眼睛，感觉有点酸涩、发胀。

他下了摩托车，拿着一个头盔，走到散漫的三人面前，开口便问：“是旅游的？”

炎热夏日里，他的声音很清很凉，像含着一块薄荷糖。

但是没人应他，三个人抱着手各自站在一边，高贵冷艳。

众人不理他，他也不介意，自顾自道：“我叫许刃，是你们的导游，我现在带你们上山。”

“什么导游？”

终于有人开口了，说话的人是程池大爷，她翻脸赖账：“小伙子，搞错了吧。”

许刃摸出手机翻短信，程池瞟了一眼，那是很老式的砖头机。

“是叫程池吗？池塘的池。”

“不是。”

许刃抬头看她。

她说：“也许是迟到的迟。”

许刃闻言，放下了手机，顿时明白了，这女孩在拿话戏耍他。

“路上有货车翻了，鸡崽跑得满山都是，我帮司机抓了会儿鸡。抱歉，让你们久等了。”

程池看不出他是一本正经在反讽还是说真的，有些气闷。

许刃向他们道了歉，无奈地说：“继续接下来的行程吧，现在不算晚。”

“你那车，安全？”程池漫不经心地扫向他身后的钱江摩托。

“保证安全，昨天才上的牌照。”

“.....”

程池打了个哈欠，不再理他，带着小伙伴转身往山下走，心说还游个毛，回宾馆睡觉！

许刃骑上摩托，开到他们前面挡住去路。

程池警觉地看着他：“干吗！我学过跆拳道！”

杨靖也吆喝起来：“没错，我们池姐，跆拳道白带，就问你怕不怕！”

那谁，先把这个“猪队友”拖出去砍了！

“我再跟你道个歉。”许刃说，“出来玩，图个开心，没必要和我置气。”

程池冷笑了一声，反问他：“就这么想赚这趟辛苦钱？”

许刃看着她，不动声色，却没有否认。

白悠发觉程池嘴角挂着一抹神经病的笑，跟抽风似的，预感到她要搞事情了。她再度看向许刃，脸上带了那么一丝丝同情。

“今天咱们也没兴致上山了，明儿再去。”程池说。

许刃实在不想丢了这单生意，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那我现在送你们下山，休息一晚，明天再来接你们，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啊！”程池笑笑，“不过现在我想跟你玩个游戏，凭本事，你赢了，我们这趟峨眉山之行，雇你当全程导游。给你两千，如何？”

两千，不是小数目，许刃心动了，随即问：“玩什么？”

“就玩摩托车咯！”程池随意地扫了他身后的摩托一眼，“你载着我，全速，往前面山崖边开，咱们谁先喊停，谁就算输，怎么样？”

他平静的眼底，终于起了那么一点波澜。而她，笑得一脸狡黠，像只亟待恶作剧的小狐狸。

杨靖瞧出了他的犹豫，迫不及待地冷嘲道：“不够胆就跟我们白带……呸，跟我们池姐认个怂。”

两千块的酬金比幼稚的激将更有吸引力。

许刃垂着眸子，隐忍着对方的嘲弄，目光里波澜涌动。

程池翻了个白眼，冷哼了一声，带着小伙伴转身朝山下走去，然而刚走两步，身后人突然开口。

“可以。”

什么，这就同意了，不考虑一下，真的不考虑一下？

程池转身，见许刃已经跨上了摩托车，戴着手套，拍了拍自己的车后座，看向程池，示意她上来。

程池心一横，毫不犹豫地走过去，上了他的摩托。

这游戏，以前也玩过，她从未输过。

稳稳地坐上摩托，许刃启动了引擎，侧过脸：“抓紧我。”

高耸的鼻梁分隔他的脸庞，眼眸埋在颧骨阴影中，目光深邃。

程池只瞥了他一眼，目光便移向斜上方，翻了个白眼，懒得搭理。

摩托车轰鸣一声，顷刻间便飞了出去。

对面百米处，是公路的九十度转弯，没有护栏，山崖陡峭。

五十米，他加快了车速！

耳边只剩风的呼啸，那嘶吼声听起来仿佛要撕裂这山头。

三十米，她漫不经心吹了声口哨。

二十米，心头隐隐感觉有些悬了。

十米……车速丝毫没有缓下来的意思！

真不要命了？！

五米……这是程池最高的纪录！没有人能近悬崖五米还不停车的！她眉心微皱，死死咬住下唇，唇色也开始发白。

身后，杨靖的咒骂和白悠的尖叫她已经听不见，耳畔全是风的尖厉嘶吼声，夹杂着父亲的斥骂，继母的嘲讽，还有妹妹用大提琴演奏的《门德尔松E小调协奏曲》，交织成一段生死交响乐。程池瞳孔开始缩紧，不由得绷紧了心弦，她甚至看到山崖间缭绕的白雾，幻化成死神，张开怀抱迎接她。

而车速丝毫没有降下来的意思！他要跟她，同归于尽？！

死亡的恐惧一瞬间压倒了过去种种。她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死神，她并不想死！

“停车！你大爷的！停车！”她惊慌大喊，并且用力抓住了他的手臂。

突如其来的惯性驱使她的身子前倾，用力地撞在了他坚硬的背部，求生的本能驱使她下一秒紧紧抱住了他的腰。衣服的触感很硬，有些硌脸，而他的腰很结实。

杨靖和白悠匆匆跑过来，摩托前轮，一半已经滑出了山崖！

生与死，仅方寸之距，但他赢了。

摩托车猛然停住的那一瞬间，程池还死死地抱着他的腰，她听到了他的心跳，那样狂野，周身的血液宛如山间汹涌的江水，奔流着涌向心脏，冲击着，跳跃着，那是最年轻而鲜活的生命。

程池狼狈地从车上下来，风一吹，腿不住地颤抖……白悠连忙跑过来扶住她。

许刃定了定心神，将摩托车往后退了退，依旧是一副气定神闲的姿态，给摩托车掉了个头。

程池已经很狼狈了，她大口喘息，咬着牙，迎着他的目光，并没有劫后余生的畅快，心里反倒升腾起一股子狂躁的怒意。她从白悠手里一把夺过自己的斜挎包，颤抖的手在里面翻找，摸出Gucci钱夹，从里面抽出一沓红票子，用力地砸在了许刃身上。

“要钱不要命！”

“拿去啊！都给你！”

她歇斯底里地吼叫着。风将红艳艳的票子吹得满山都是，落在树梢上，草上，他的身上。

许刃的心猛烈地颤了颤，却又是那样不动声色。

程池眼角还有泪光，对着他恶狠狠地发泄了一通，转身朝着下山的公路跑去。

“真是疯子。”杨靖低低骂了一声，和白悠一块儿追向程池。

许刃在原地站了很久，牛仔袖子里紧握的拳头终于缓缓松开，眨了眨沉重的眼皮，藏住了一城风雪，弯下腰将地上刺目的红票子一张张地捡了起来，每一张都捡得格外用力。

除了被风吹落山崖的那几张，周围散落的红票子，都被他捡得干干净净。厚厚一沓，足有两千三，这可是他用命换来的钱，现在他要用这钱去换另一个人的命。

山脚的小镇。三人于召唤师峡谷经过一通昏天黑地的拼杀，出来的时候，天色已晚。

想起今天的事，程池的心里似横了一根刺，白悠和杨靖知道她要面子，这事过了谁都没提，但她自己放不过，索性将无良司机的电话拉黑了。那个叫许刃的男人，她今生再也不想再见到他，反正钱也给他了，今天的赌约不算食言。

随意溜达了一阵，三人转进了一家酒吧。酒吧并没有金属撞击的喧嚣，音响放着爵士乐，光晕为整个空间笼上一派旖旎的玫瑰色调。

“来来来，为我们即将到来的苦逼考试，也为永远的十八岁，干杯！”白悠举杯，豪气干云。

“有什么苦逼的，该玩玩该乐乐，小桥流水的好日子照样过，除非你要发奋图强？”程池冷笑。

“我爸都给我下最后通牒了，要是上不了三本线，就把我赶出家门。”说话的人是杨靖，他捂着自己的胸口，“哥好慌。”

程池笑着说：“你现在勒紧了裤腰带省吃俭用，到明年这时候兴许能在三环内给自己买套房。”

“买了房，再娶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！”白悠笑道。

“一个能够他吃？”程池说，“至少得二十个。”

“那铁定能把我老爸气得脑溢血发作！”

“正好继承遗产，杨氏地产未来的少总裁。”

年少轻狂，口无遮拦。正觥筹交错的玩笑间，白悠跟程池努了努嘴，顺

着她的目光，程池看到酒吧里进来了三个人，同样是一男两女，坐到了距离他们不远的卡座。

那男的，可不正是那导游许刃。

程池挑着眼梢打量起他来，这会儿他倒是没穿那套又脏又土的牛仔衣裤，而是换上了还算得体的衬衣黑裤，看上去成熟了不少，发型也有了精心的打理，刘海往上面梳理，打了啫喱，露出了高额头，暗淡的灯光色调这么一打，倒也显得清秀俊朗。

他脖颈修长，白色衬衣领口的纽扣随意解开了几颗，露出了性感的喉结，很有几分迷人的味道。

他的身边，坐着两位大美女，年纪显然比他大很多，颇有成熟女人的风韵。两位美女点了单，要了两瓶价格不菲的红酒。随即，许刃离了座，跟着侍酒的小生来到吧台，他签了单子，酒吧老板给了他两张红票子，算是回扣。

程池看得分明，他写字用的左手。

许刃很快回到了两个女人身边，陪她们喝了几杯，那两个女人显然很喜欢他，灌了他好几杯红酒，纤纤玉手无遮无拦，都摸到他的大腿根了。

啧，辣眼睛。

许刃浑不在意，脸上挂着含蓄的笑，与两个女人做着周旋。

原来这家伙也是会笑的，而且笑起来很是迷人。呵，如果今天在山腰间，他能对她服个软，卖个笑，她又哪里会多为难他呢？

他们相谈甚欢，从他嘴里时不时说出的风趣话，引得两个女人笑得花枝乱颤。

白悠轻蔑地扫了他一眼，不屑地评价：“原来是公关先生。”

他这姿容当公关先生，那绝对是秦淮河边的头牌，秀色可餐，好吃不上火。

程池摸摸肚子，有点饿了，索性拎包起身，朝着酒吧大门口走去。白悠和杨靖以为她是见了他不爽，没说什么，追上了她一块儿出了酒吧。

几人找了个河边的大排档夜宵摊，一人一瓶啤酒，点了一桌子的大菜，程池没吃几口就饱了，白悠吃得也不多，全给杨靖大快朵颐了。

程池有些烦闷，借口上卫生间，径直去了河边，微风吹酒醒。

边上有两个洗碗的中年女人在聊着七家八户的闲话，程池背过身，闭上眼，任由风轻拍在脸上，她戴上了白色耳机。

“正东街许家那个婆娘，听说是得了脏病，现在床都下不了。”

“当了一辈子鸡，结果染上了病，好报应。”

“害得她那个儿子高中都还没读完，就跑出来赚钱打工。”

“听说他成绩好得很，年年拿全校第一，可惜了。”

“你是不知道，我听我儿子说，那许刃根本就是个混混。听说他以前在学校，把惹了他的同学揍得爹妈都不认识了，打架斗殴可是家常便饭，完全是因为成绩好，才没有被开除。”

“这么烈？”

“那是啊！但是现在收敛多了，处身社会，拳头就行不通啦。”

“谁说不是呢！有娘生没爹教，也是可怜。”

“他爹现在都还没找到呢？”

“许婆娘这辈子多少恩客，找得到个鬼哦！”

……吵。

程池缓缓睁开了眼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河面上的波光粼粼，倒映着对岸一城的灯火。

她看着地上的烟屁股，食指和大拇指拾起来，弹了个弧线，飞进了洗碗女工的水盆，“滋”的一声，烟头瞬间熄灭。

她转身离开，背后传来了洗碗女人的笑骂声，那婉转娇俏的声调，很是好听。

“还以为你掉河里了呢。”白悠开玩笑。

程池愣愣的，没应她。

杨靖笑：“听说古代年年都有这落榜的俏书生投河，她莫不是遇上艳鬼，被迷倒了吧？”

“哟！书生好啊，叫他给程池辅导学习，争取考北大！”

对于他们的调笑嘲弄，程池懒得应，只说：“吃完了就走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爬山。”

“还真要上山啊！”杨靖有气无力道，“不是说明天继续网吧大战三百回合？”

程池看了他一眼：“你给凤舞九天的小芳打个电话，把她叫过来，你俩不出门就能大战三百回合。”

“哎！我去！你怎么知道小芳？”

程池没理他，转身就走。

“不是……见鬼了，老子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，你从哪儿知道的啊！”
杨靖的声音渐渐远了。

酒店，白悠在浴室洗澡，程池一个人站在阳台边，吹了阵冷风，然后拿出手机翻出了今天那个司机老秦的电话。

老秦说：“实在对不住了各位，儿子下午开家长会，必须得走。”

程池冷哼，懒得跟他废话，只说：“你跟姓许那导游招呼一声，让他明早来酒店接我们，不准迟到了。”

清晨，白悠和杨靖迷糊着睡眼从酒店走出来，还在打哈欠，程池走在最后，倒还算清醒，她一眼就看到门前停着昨天那辆黑色桑塔纳。

许刃站在车前，微微扬着下颌，脖间的喉结很明显，线条凹凸流畅，见他们出来，他扔掉了手里的烟蒂。

今天他换了一身休闲的打扮，皮夹克，黑色工字背心，休闲黑裤和陈旧的运动鞋。

许刃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三百块，递给程池，但她没有接。

“说好两千，这是昨天多给的。”他解释。

算得还挺清。

“我昨天掏的好像不止两千三。”程池漫不经心地看着他，“要还，就把多给的都还了。”

“有几张被风吹下了山崖。”他说，“但那是你的行为过失，我不负责。”
程池脸沉了沉，这家伙，说话还真是……气人。

她想起了昨天洗衣女工的话。

许刃，很烈。

昨天险些都丧命了也不怕，是够勇猛。不过再烈的狗，饿上几顿，都得变蔫儿，连叫唤都不会了。

念及此，程池冷哼一声，抽掉了他手里的三百块，胡乱塞进包里，抬眸看向他身后的黑色桑塔纳，问：“怎么不开你那小摩托了？”

“今天人多。”

许刃话音刚落，不远处，昨日酒吧跟他撩骚那俩大美女，花枝招展地走了过来，脸上漾着微笑，声音甜腻：“许导，早安！”

“早安。”他对她们和煦地微笑，“昨晚睡得好吗？”

“睡得很好呢，还梦到你了。”其中穿浅粉运动衫的美女，手直接搁在许刃的胸膛上蹭了一把。许刃不动声色地往边上挪了挪。

大早上的，能不能注意点儿！

白悠愤愤地质问：“收了钱，就改拼团？讲不讲诚信啊！”

“我是野导。”

“野导就可以迟到，可以不守信用？”

程池抚额，低声对她说：“明摆的事，还问什么啊。”

“呃。”

许刃回头看向程池：“小欣和小雅跟你们的游览路线一致，我顺带捎上，成吗？”

“我说不成，你会把她们轰走，或者把钱还我吗？”程池反问。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还废个屁话。”她白眼一翻，率先坐进了副驾驶座，但是不多时，便被许刃拉了出来，“让男的坐前面。”

“为什么！”

“山路险，我得对一车人负责。”

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太美，容易分散我注意力。”

哟，这话听着还算舒坦。

杨靖坐在前面，四个女生坐在后座，挤成了糯米团。

这家伙，不仅迟到，不守信用，而且还超载。

白悠一直在低声嘀咕，回了游客集散中心，定要把这家伙举报了，无法无天，必须有人收拾他才行。

许刃看向后视镜里的程池，白色的蓝牙耳机挂在耳上，发丝别在耳后，她的目光注视着窗外流动的风景，今天的妆比昨天清淡了许多，显出了远山黛眉。

她眼睛半睁半合，昏昏欲睡。似乎心有所感，她突然抬眸，看向了后视镜，与他的目光，来了个电光石火的交汇。

两个人都立刻移开了目光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上午九点，车停在了报国寺旅游集散点，接下来的山路需要步行。几个人下了车，俩大美女共撑一柄小洋伞，格外靓丽抢眼。

杨靖拿着他的单反四处拍照，白悠开始涂抹防晒霜，顺带也给程池脸上

胡乱抹了几把。程池戴着墨镜，伸手无意识地遮挡太阳光，四下里张望着。

许刃打开后备厢，从里面拿出几根登山杆，指了指游客中心：“峨眉山的门票，在那儿买。”

随即他又补充：“当然，也可以在我这儿买。”

白悠问：“在你这儿买有优惠吗？”

许刃回答：“要贵二十。”

白悠翻白眼：“那还不如去游客中心买正规票。”

“可以。”许刃用登山杆指了指游客服务大厅，说道，“现在还早，过去排队，兴许等四十分钟就能买到了。”

果不其然，放眼望去，游客中心等待买票的队伍曲曲折折都排到外面来了。盛夏是旅游旺季，游客多。

“就在许导这儿买咯。”程大爷豪爽地抽出几张红票子拍到许刃胸膛上，“反正两千的导游费都掏了，也不在乎这几百块的，是不？”

“怎么，你还觉得亏了？”许刃接过了钱。

“不亏，许导是当红头牌，两千算什么，两万也值！”程池嘴角掠过一抹嘲讽的笑意。

许刃不再说话，将钱放进包里，又从一沓零钱里抽出几张二十的，递给程池。

“不用找了，小爷不爱揣零钱。”

程池的大方，白悠、杨靖二人见怪不怪，但是另外两位美女姐姐的神色就有些精彩了。她们看这女孩年纪不大，心想应该还在读书吧，多半是败家富二代。

许刃还零钱的手，没有收回去。但程池也丝毫没有接的架势，两个人僵持了半晌。

风吹过，有点冷，众人打起了哆嗦。最后，还是白悠走过来解了僵局，她接过许刃手里的零钱揣进包里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钱都不要了，都给我，都给我！”

“登山杆。”许刃拿着竹竿子走到众人面前，“三十块钱一根。”

“就这破竹竿子，还卖三十？”杨靖接过翠竹竿子，敲打了一下，感觉明显是有人用过的，说道，“太坑了吧！还是二手。”

“不是二手，是N手。”许刃说着指了指对面几个卖竹竿的小贩，“但是，他们卖五十。”